

力行社·復興社史話

安內攘外統一禦侮

干國勳

民族復興運動記之五

中國睡獅奮起怒吼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前後，內憂外患，紛至沓來，革命領袖 蔣委員長昭示國人「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在此一決策之下，蔣先生軍務倥傯，奔走南北，親臨各地巡視，指示機宜，力行社復興社同仁的職責，愈形吃重，至於

三民主義力行社在河北省及北平市的組織和活動情形是這樣的：平、津兩市及河北省須建立組織，其重要性是與南京、上海、武漢居同等地位。民國二十一年由東北特派員劉廣瑛兼理平津河北工作，因此時張學良駐北平，東北政要人士，實際上已掌握了平津地區軍政大權。助理書記爲賈毅，劉廣瑛和賈毅兩人均係軍校四期畢業，二十

一年一年之中，平、津、保定、滄縣、石家莊等地組織，均已粗具規模，惟組織名稱係以革命青年同志會名之，對外仍絕不公開，北平大學林立，自「五四」之後，常是愛國和維新運動的前驅，惟事過境遷，往往烟消雲散，使人有虎頭蛇尾之憾。其後因力行社成立，許多志士加入了革命青年同志會，他們見到有適合國家需要的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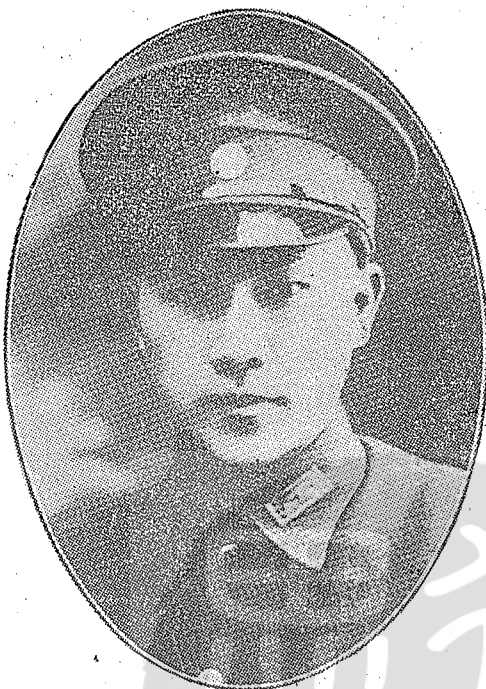


完美的組織章則，適切的工作計劃，於是一改以往虛浮之氣，從事植基的工作。而南中國的新生活運動，和國民黨軍訓運動，怒潮北激，於是在平、津兩市的青年學生立即全體景從，他們覺得從事這兩項運動，是極切實際而爲改造國家抵禦外侮所最需要的。新生活運動和國民黨軍訓運動進入高潮時，全中國人不再是睡獅，乃是全體覺醒站起來怒吼了，北平的大學最多，吼聲也特大，日本人說這是藍衣社領導的，是國民黨平、津兩黨都出面搞的，日寇向

民國二十年 蔣委員長親臨江西前線剿赤，士氣因而大振，五次圍剿，終將匪軍擊潰，因而有二萬五千里大流竄，東南半壁，方告轉危爲安。

我政府提各種野蠻的要求，但色厲內荏，無法與這樣廣大的羣衆，作長期鬥爭，這項壯闊的羣衆運動，是二十二年春，劉健羣的華北宣總到達時掀起的，在他的五百個宣傳隊員中，有近十分之一的人，是由平、津各大學學生報名考進去的。

這時力行社組織，已改組強化，由原政訓班總隊長阮齊任書記，畢業學員陳蒼正任助理書記，陳蒼正即是北平工業大學畢業生而南下投考者，賈毅任幹事負責組織，邵令江、王大中、袁其凝皆任幹事，分負總務、宣傳、訓練之責，李荷、李天策、孔福民、陳仙洲等任各組助理幹事，靳汝民任天津書記，周希曾、柳健夫、王任遠等任幹事，分別担任助理書記及負責組織，訓練等工作。



康澤奉命建別動隊

民國二十二年成立的康澤勦匪別動總隊，在整個勦匪的軍事作用上，當然是居於輔助地位，不過他配合民族復興的各項運動，在對共產黨以及一切舊勢力的政治作戰上，確實發生了極大的作用，我用配合兩字，當然是說他在民族復興的各項運動中，還是處於次要的地位。

國軍對江西共匪的五次圍剿，是自二十二年十月開始，至二十三年十一月克復匪巢瑞金爲止，在這以前之四次圍剿，匪黨匪軍均利用江西廣延數百里之山地狹谷，此勦彼竄，此滅彼生，因爲此一區域雖屬山地，然狹谷原野亦隨在都有，因雨量充足，土地肥沃，村落不絕，使共匪得以裹脅滋蔓，第五次圍剿之前，決定了碉堡，保甲政策，期收交通封鎖、經濟封鎖、政治封鎖之效，蔣先生決定這一政策，是檢討了以往的缺失，確認勦滅共匪，必須政治重於軍事，封鎖重於野戰，民國二十一年夏季，蔣先生駐節臨川，力行社書記蔣傑，組織幹事蕭贊育，訓練幹事康澤三人，因有要公須向 領袖請示，乃同乘江輪由南京西上，南京至九江一帶江面寬闊，水勢平穩，江面清風徐來，藍天白雲，一塵不染，他們三人在大餐間裏籌思，此次到前

早年任力行社高級幹部政訓班政黨組織教官來台後曾任教育廳廳長不幸因病逝世之吳兆棠教授。

方晉謁 領袖，應對十分緊張的勦匪工作，有所貢獻才對，於是從多方檢討中，認爲共匪化整爲零，裹脅人民武裝，並以劫掠得來的民間金錢，向匪區以外作政治、文化活動等，是我們不能根本肅清匪患的原因。爲了挽救這種缺失，亟應訓練政治、軍事、情報綜合性的精幹人員一批，全部給予軍官待遇，配以輕便武器，成立一支勦匪的別動隊。別動者，不按正常軍事部署行動，不受正常部隊編成限制之部隊也。他們到南昌後，即打電話臨川與鄧文儀連絡，說明對如何肅清匪患，有意見陳述，旋得鄧文儀答復，已派車前來迎接他們，明日午前須到臨川，等候晉謁 蔣先生。滕傑等即夜草擬辦法，慎重研討，作成結論後，康澤當即表示：他願意辭去中國日報社長，負別動隊訓練組成之責。他說要他辦報是用其所短。他辭去辦報工作改任組訓別動隊工作，意志極爲堅決。他的意思是如蒙 蔣先生認可組訓別動隊計劃時，希望蔣、蕭二人當面向 蔣先生推荐他主持實施。康澤自軍校三期畢業後，曾到蘇俄住過莫斯科中山大學，對共產黨運用唯物辯證法那一套鬥爭技術，有深刻的研究和瞭解。他生性機警活潑，能刻苦耐勞，且年富力強，負責肯幹，又是力行社的幹部，因此蔣蕭二人承諾推荐他出任。他們三人謁見 蔣先生呈請組織別動隊，協助勦匪的建議後，所有辦法及主持人選，均奉 蔣先生全部核可。別動隊的組成，亦正符合勦匪總部參謀長兼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的要求，於是別動隊的組織訓練，工作順利，大收效果。

康澤承擔這項任務後，即返南京辭去中國日報社長，及其在力行社的所有兼職，選定江西星子縣城為幹訓班班址。該地後屏廬山五老峯，前臨鄱陽湖，湖光山色，風景絕佳。三國時吳將周瑜曾在此編練水師。康澤讀三國演義，對周瑜雄姿英發，大因曹瞞，非常欽羨。他雖身為少將班主任，每夜都捆士兵橫皮帶，穿草鞋帶隊職學員等跑步半小時左右，操場野外手槍狙擊，越嶺涉水，皆常帶頭，與士兵共甘苦。當時由力行社幹部主持的訓練機構有六個訓練班，康澤這個班課程較為複雜，訓練方法也較為突出，學員中有軍校一二三四五六七期畢業生，也有鄂、贛、豫、皖四省抽調來的團隊幹部，修業期間雖是半年，但由於嚴緊的課程，艱苦的實習，所有隊職員和學員的體力素質，都有了澈底的改變，在人類社會中，自有唯物的共產黨組織時起，可以用「另有天地」四字，以形容其所起的變化，因為無論是就東方人或西方人而言，與東方文化或西方文化而言，共黨依據所謂唯物史觀之社會發展史的一套，都是「反常的」，反天理人情的。康澤的別動隊所面對的鬥爭對象，是共黨匪軍，共黨的那一套鬥爭技倆，在中國六韜，三略中沒有，孫子、吳子、鬼谷子、田穰苴、諸葛亮心書，李衛公問答等中也沒有，在西方從斯巴達、大流士至拿破崙、克勞塞維茨諸兵學中亦沒有。因此自列寧時代起至近代，共產黨常略一施伎，即可致自由人迷惘而墜其術中，牠反人情之常而與天理背馳，為正常人所意想不到。三民主義力行社，要對江西匪軍獻方策，要訓練組成別動隊對付價在矛盾中求發展的匪黨匪軍，就是有鑒於共黨的窮兇極惡。力行社要康澤負責訓練並指揮別動隊配合其他各項安內擴外運動，在國軍進行對匪五次圍剿時，對共匪實施政治作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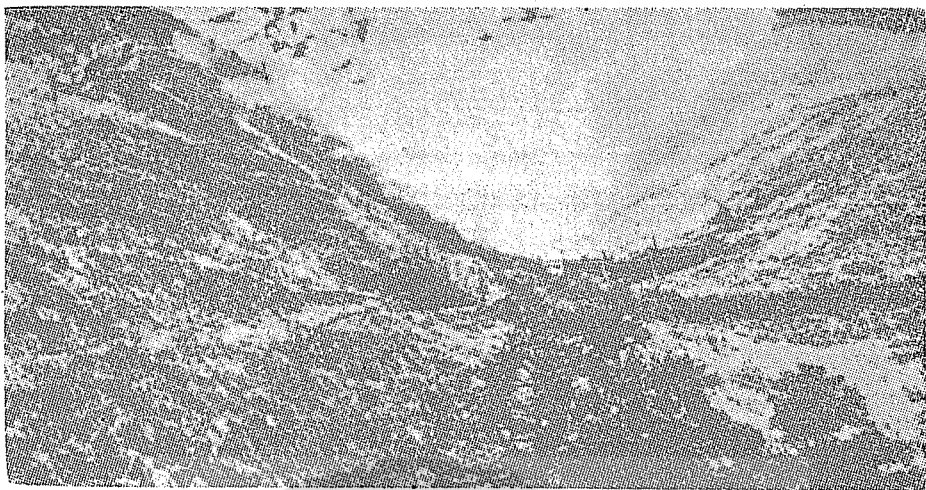
力行社高級幹部政訓研究班傑出學員，福建省主席、國民大會代表戴仲玉在政訓班受訓時留影。

進剿共軍救平閩變

星子特訓班第一期學員結業後，康澤即着手組織別動總隊，直隸南昌軍委會行轅。總隊部之下設大隊，每大隊轄三個中隊，每中隊下轄三個小隊，小隊再視敵情分組，工作時多穿民裝，主要任務是搜索零匪所在，大者報告駐軍或地方政府剿滅，小者即予消滅，嚴密匪區封鎖，斷絕匪的通信連絡，補給運輸，與化裝活動、協助人民返鄉回家，復業復耕，協助地方政府健全保甲組織，用新生活、國民軍訓、國民義務勞動三大運動，團結軍民，激勵民心士氣。至此共黨襲脅人民求「量變」和「質變」的技倆了，「走羣衆路線，組織統戰，在矛盾中求發展」的法寶也無用了。於是國軍才能毫無顧慮，緊蹙匪軍合圍痛剿。原來贛南、皖南、閩北各山區之匪，是互為支援，以大吃小，到處嘯集蔓延，至此時各個孤立，突圍逃竄都極困難，支援發展全屬妄想。五次圍剿末期贛南各匪首，黔驢技窮，以往「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機會，完全沒有了，乃不得不率領殘餘西竄逃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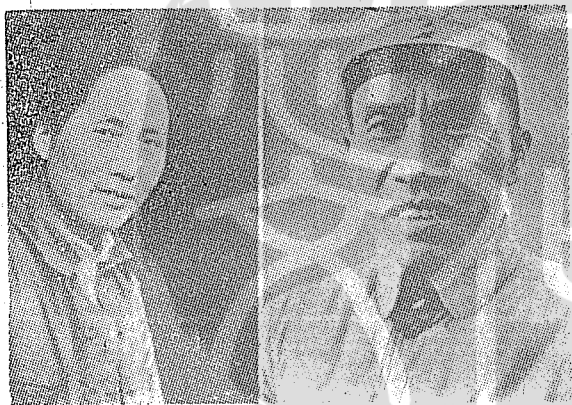
當贛南殘匪全部西竄時，軍事委員會逆料其目的地為四川，因為川東北尚有張國燾、徐向前股，在那裏攻城掠地，殺人越貨，朱、毛企圖與之合流，利用天府之地，山嶺縱橫，以圖發展。軍委會除任劉湘為剿匪總司令外，特派參謀團駐重慶，協助劉湘，別動隊也有一部份隊員進入川境，追朱、毛竄到貴州，中央各路追剿軍，亦相繼進入黔省，逐漸接近四川，軍事委員會設立之宜昌行營，亦移駐重慶，由顧祝同將軍主持，康澤的別動總隊部，於是移駐重慶的浮圖關。四川除通、南、巴、萬源等縣受匪患較早，赤化較深外。其餘被匪竄入的邊遠縣份，凡共黨的土改、清算、鬥爭、改造等赤化方法，均未及實行，即已他竄。而原有之川內各軍防區，亦因部隊調動剿匪，大有改變。故別動總隊入川的主要任務，是如何協助四川的軍政統一，亦是如何打破自護國討袁戰後的川軍防區制度。因這種防區制度，

類似列國，不僅引起連年不斷的內戰，而各軍頭因擴軍備戰，往往預收田賦、稅款、自行造幣，



朱德、毛澤東作亂最初盤據的江西寧崗縣井岡山山寨。

一旦軍事失敗，他軍入駐，仍然自立名目，剝削人民，故打破防區制度，促成軍政一元化，是為解除川省人民痛苦，促成國家統一的大事，別動隊與四川各軍都無關係，且流動性大，能協助地方政府行使職權，支持其辦理戶政、稅收、整理保甲、建設自衛武力，滌除一切防區積習？不再讓軍隊干政，使軍政、民政各上軌道，各有常規，於是四川面貌一新，自民國四年以來的防區情況，到民國二十四年以後，不再存在了，凡此雖然是在中央大的政略與政策之下而達成，但如沒



共首朱德（右）毛澤東（左）落草井岡山山時的嘴臉。

有別動隊這些文武合一的幹部，深入基層，那二十年的防區積弊，是不可能在一兩年之間根除的，因為四川的統一於中央，連帶滇、黔兩省亦統於中央，這又是為民國史者，應該大書特書的，不過力行社本部對別動隊在四川那一段工作的評估，是不能打滿分的，因為他在鼓舞民心和士氣方面，作得不如其我們的理想，在成都處死李海峯一案，最為人所詬病。

民國二十二年夏，駐福建的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鍇等，受李濟、陳銘樞的慫恿，把持稅收，擴充武力，與贛南共黨有勾結，跡象顯示其一切活動，在反南京國民政府，中央以該部一二八之役抗日有功，調駐福建旨在予其以整補備戰之機會，今反在勦匪緊要關頭，資助共匪，力行社乃密派原任該部中校參謀謝靜生（軍校五期及日本陸軍戶山學校畢業，廣東連平人）就近調查，並設法化解，迨二十二年十一月陳銘樞親往福州，他所組織的「生產黨」，便在十九路軍所駐兩地公開活動，十九路軍所部師長區壽年、毛文壽各人不願同流合污，力行社幹部干國勳接得謝靜生中校此項密報後，即轉報幹事會轉呈 蔣先生，蔣先生寬大為懷，仍欲保全該部為抗日武力，因此中央暫不直接加以制裁，於是筆者即電謝靜生在不得已時，暗示區、毛應行兵諫。及十二月李濟深入閩，竟公然宣布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政府」，禁用青天白日的黨旗和國旗，並發表叛黨叛國宣言，一切活動，皆與贛南共產黨偽組織，相互呼應，十九路軍的武器彈藥，及其控制地區的物資，也往贛南輸送。在李濟、陳銘樞

蔣光鼐、蔡廷楷四巨頭嚴密控制之下，區、毛等殊無能為力。情勢急迫，蔣先生認為要根本肅清贛南的共匪，非同時消滅福建方面接濟共匪的叛逆組織不可。中央乃下令討伐，蔣先生自杭州進駐浦城，飛建甌督戰，因區、毛兩師歸向中央，遂連克延平、廈門、福州，李、陳、蔣、蔡逃港，閩變即平，距福州偽組織成立僅旬日而已，這對二十三年十一月贛南共匪之完全肅清，是有極大的幫助的。

安內攘外統一運動

兩廣自北伐之後，與中央歧見常存，二十五年六月，陳濟棠，假借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及西南政務委員會之決定，積極謀叛，部隊向湘南異動，中央以川局統一，內地共匪肅清，此正我整軍經武，外結與國，培植國力，預為抵抗日敵之時，不宜對內用兵，消耗國力。且兩廣黨、政、軍負責同志，多係資深國民黨員，因此除派兵馳駐衡陽阻遏外，堅持政治解決原則，不動用武力。七月召開國民黨二中全会，議決組織國防會議，任命陳濟棠、李宗仁為常務委員，裁撤西南兩黨政機構，粵北駐軍余漢謀，東江駐軍李漢魂，空軍司令黃光銳等，均表示服從中央決議，陳濟棠當即離開廣州前往香港，粵事即定。中央再特派元老居正赴桂林勸說李宗仁，白崇禧，廣西空軍亦歸順中央，李宗仁乃於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到廣州晉見蔣先生，蔣先生聽說李宗仁到穗，即不俟其來謁而先行往訪，懇切告以外侮日亟，匪患方平，需要團結，作抗日準備。兩廣自九一

八後，以必須抵抗日本侵略，而與中央有所爭議。實則中央之勦匪安內，亦是為的抗日，不過在政策和步驟上有緩急之分而已。今有關抗日大計，中央既決設國防會議主持，而其權力在中央軍政機構之上，李陳既為該會議常委，已可充分代表兩廣，主持國家抗日大計，至此多年不協之兩廣問題，已完全解決了。後來抗日戰起，兩廣部隊，遍佈南北各戰場，奮勇殺敵，表現特出，實乃二十五年政治解決之功效也。西北各省除陝西外，其餘各省因地處邊遠，荒蕩人稀，且漢、蒙、回雜居，民國以來，北京政府忙於內爭，無暇籌邊。國民政府奠都南京，與西北各省亦僅祇略通聲氣，改換旗幟而已，察哈爾二十三年以後，中央統治權加強，然仍係西北軍老根據地，西北軍失意將領，多留住其間。綏遠二十二年即為晉軍傳作義進駐，傳且兼省主席，寧夏、甘肅、青海三省，以馬家勢力最強，寧、青兩省政府，由馬鴻逵、馬麟分任主席，新疆省，更變亂迭起，在盛世才歸誠中央前，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馬仲英之爭，不論北京政府及南京國民政府，殆皆未多過問。但自民國二十三年以後，除新疆受赤俄影響外，其餘各省之稅收，政令、軍令，實質均已統一於中央，這是民國以來僅見的。以往明、清兩代之統一對西北，皆曾大事用兵，征戰連年，惟二十二年國民政府，則在安內攘外運動中，以政治方法，和平手段綏服了西北，統一了西北。

到二十五年時，除東北四省為日偽竊據，新疆尚有動亂外，其餘各省概已名符其實的統一於

中央了，如果認定此時為中華民國的黃金時代，實不為過。不過這是政治領導為主，軍事僅居於輔助的地位。究其本源，是由於三民主義力行社所發啓之四大運動的成功，亦即力行三民主義建設之成功。不僅使共產黨孤立，為人民所吐棄，即所有是革命對象的軍閥、官僚、政客、土豪、劣紳、流氓，地痞亦都不能不改頭換面歸誠國民政府，因此在國民革命史上放了異彩，在中華民國史上完成了偉大的統一。

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成立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國國民黨假武昌武漢大學禮堂，舉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議決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性質，為國民黨預備黨員，實際上為結束六年來之力行社，由青年團接受其組成分子並承擔其工作，於是以陳誠上將為召集人，康澤以原力行社書記兼三民主義青年團籌備處總幹事，假武昌武勝門靜宜別墅六號筆者住宅為辦公處，由力行社全體中央幹部和陳誠與陳立夫二人參加，舉行了三次籌備會議，三民主義青年團便開正式大會成立，力行社同時辦理結束。康澤因是力行社末任書記而兼三民主義青年團籌備處總幹事，他便自然的成為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主要人員，他在青年團中雖祇是組織處長，但因力行社六年的輝煌成就，他在青年團中的地位，始終是重要的，青年團對中國革命貢獻如何？因不在本文範圍之內，似宜留續修該團史者述之，本文祇說明該團之成立，為力行社之結束耳。

(全文完)